

論語附記
語孔注辨譌



14901

212
1

論
語
附
記

翁方綱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論語附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論語附記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論語附記卷上

大興翁方綱

近人全氏祖望於困學紀聞張包周等句旁注云張禹包咸周生烈按何晏上集解序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號曰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近故司空陳羣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此以包周並稱卽隸釋所云蓋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陸氏釋文序錄云周氏不詳何人者也此周氏自是後漢人與周生烈爲魏博士侍中者不同譚氏貞默曰集解稱周者或周氏或生烈然與包咸並稱包周則必非周生烈耳

周禮地官師氏注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近日吳門惠氏棟云有子所謂爲仁之本朱注爲仁猶曰行仁本於此愚按惠氏以鄭康成師氏注證合朱子論語集注於義亦通然朱子卻非必用此鄭注語也鄭注此句行字去聲亦與論語注不同耳

道千乘之國注引馬氏包氏二說曰融依周禮包攸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按何晏在魏時去馬包未遠而於二家所據兩存其義後之解經以己意斷制者蓋慎諸

朱子集注所列於圈外者或總論或餘義或附見旁義不可一概論也道千乘之國章楊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按聖人明言道千乘之國非爲政而何楊氏此說專以所存言之非正義也近時

講章乃有主此立說者。徒啓後人議宋儒講學之弊而已。可勿慎乎。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朱注略而未釋。邢疏援出則事公卿。按入孝出弟。該盡五倫。而在弟子幼學之初。豈遂及於出事公卿乎。若孟子入孝出弟下。即接以守先待後。此則入孝出弟。該括倫常之大者矣。魯論聖人言弟子之識。自尚未及乎此。言固各有當也。行有餘力。陸釋行。下孟反。亦不及朱注讀如字爲正也。學文。馬曰。古之遺文。鄭曰。文。道藝也。邢疏。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也。朱注。詩。書。六藝之文。朱子語類。謂古人小學是禮。樂。射。御。書。數。按史記伯夷傳。攷信六藝。漢書儒林傳序。博學六藝。皆謂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周禮地官。鄉三物之六藝。則禮。樂。射。御。書。數也。此在弟子學文。自可兼該在內。聖言固未嘗明指某典籍之文也。若推其至極。則無論道字未易遽以語弟子。即詩。書。禮。樂。其源亦豈僅章句循誦而已乎。古者幼時先入小學。其肄課之條。規節目。必有成式。今無由以臆知矣。後來稽古之士。遂專以文字形聲之學。謂之小學。在後人舉一端。則亦無不可。而古人幼學。所謂文者。豈盡於是乎。

論語開卷數章。於爲學。力行。敦倫。省身之要。治國之要。幼學之要。大段節目已備具焉。此易象。書。詩。春秋之後。所爲繼往聖開來學之正經也。

集注附吳氏一條。謂子夏之言。流弊至於廢學。此說非也。子夏此章。正以明學之實也。凡人所爲學者。何事乎。有此四者。即爲學何以加焉。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句是鞭辟學字入骨之語。何得以抑揚太過疑之。至於聖人之言。賢人之言。境候等級。固有不同。然此處卻不必如此衡量也。此所謂言各有當。

耳。朱子語類亦謂以夫子之言比之，則不能無弊。此亦爲吳氏說所誤。雖同列於圈外注，而游氏謂學而一篇皆在於務本，勝此遠矣。圈外注竟當分別觀之。

翟氏攷異載葉氏適說三年無改爲句，謂終三年之間而不改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因載歐陽永叔疑此語失夫子本旨，設問曰：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無改也。若世其世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何概云三年無改邪？如葉水心說以無改爲句，則永叔可無疑於經矣。愚按永叔之疑，水心之改讀，皆非也。朱注已無遺義矣，恐有嗜異者誤惑之，故不可不辨。

爲政以德章，講家重在無爲者非也。集注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此范氏所謂不動不言無爲者，皆由程子然後無爲句申演出之。而講家因謂爲政以德歸重在無爲，則失其指矣。朱子集注亦云：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然朱子此義亦非著重在無爲也。聖人言居其所，亦非著意在不動也。聖人言居其所者，非言天下環拱於爲政也。正言天下皆環拱於德爾。禮運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豈歸重在無爲乎？歸重在守至正耳。陳氏澠禮記集說王中二字爲句，非衆星二十八舍皆環向北辰，百官萬民四海九州皆環向一人，實則皆環向於德也。政以德爲主宰，非以無爲爲主宰。俗講章又將天下歸之作效驗說，更非矣。衆星拱之，豈可以效言乎？范氏所謂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

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繁。繁對簡言。當是此繁字。今集注板本作煩。似應作繁。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此豈可以化信。成作效言乎。此豈可以御繁。制動服衆。作效言乎。輔氏乃謂此推演程子之意。併以其效言之。則講家於昔人推演之義。又加推演矣。愚嘗竊謂凡說經者。最忌推演也。漢唐注疏。去古未遠。其所沿承。經師訓詁。有必不可廢者。此學者不當執宋儒之說理。而概議之者也。至於文義。則注疏頗多迂滯。卽如論語。學而第一。爲政第二。陸氏釋文。於第一篇題下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第二篇題下云。先學而後從政。故爲政次學而也。邢疏沿此說。遂誤以次章思無邪。亦以爲政之道言之。此所謂迂滯也。且如陸氏釋文。以第一篇從爲學言。第二篇從爲政言。則道千乘之國章。當在爲政第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當在學而第一矣。不思當日孔門弟子記述聖言。初無一定體例。而每篇撮舉篇首二字。亦非有意義次第也。公冶長。雍也。泰伯。可分先後乎。顏淵。子路。衛靈公。可分先後乎。聖言精粹細密之處。有須研究者。千古萬古。心力不能殫悉。而顧執此瑣述爲耶。愚昧之見。每欲粗舉此義。附著於資州李氏易解之末。庶乎讀者不爲苟虞所惑。然恐彼苦執漢學者。以爲彼自有深祕也。今於論語最明白平易之訓釋。舉此陸釋邢疏。以告讀者。庶幾始帖然心服。朱子心眼直接洙泗耳。

有恥且格。四書辨疑主注中後說。格。正也。較至字義爲圓足矣。

子游問孝一章。朱子集注。蓋因包咸注也。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則不敬無以別。孟子曰。養而無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疏。趙岐注云。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

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引之以證孝必須敬。愚按邢疏既知援孟子注言人之交接。則是常人相交接。故以豕交獸畜爲比。豈有人子之養父母。而可以常人之相交接一例設喻者乎。斯則包氏之失檢。大有關乎義禮者。此爲聖經計。爲學者計。不能爲朱子集注諱矣。或又援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愚按此語勢似相近。而意則相遠。不得援以爲證者也。惟坊記曰。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此。卽此章之明證。此章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至於二字。推而極之。至其最下者。則卽由坊記言。小人皆能養其所生。以推極凡有血氣者。至於犬馬。皆能有以飼報其所生也。此則至平易之理。至中正之文。無所庸其別作解釋者。不審包氏在漢時。尙未大遠於經師承授之旨。何以謬誤如此。

曾是以爲孝乎。集注曾猶嘗也。此本皇侃云。嘗也。然陸釋曾音增。馬云。則也。皇侃云。嘗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集注曾音增。則也。此本孫氏音義。丁音增。則也。乃也。按說文。曾。詞之舒也。昨稜切。方言。曾。何也。玉篇。曾。子登切。則也。又才登切。經也。合此說文。方言。玉篇。及陸孫音釋。知說文昨稜切是音增。非音層也。集注於孟子音增是也。於論語問孝章無音。蓋亦未始音層也。惟皇侃云。嘗也之訓。則與玉篇才登切經也之訓相混。特朱子未加別擇耳。非朱子讀層也。此與孟子皆同音增。爲是其義。則乃也何也。爲是。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陸釋曾則登反。則也。朱子集注無音。俗讀層亦非。

子曰。多聞闕疑。數語專爲論學而發可也。君子謀道章亦嘗及之矣。而此章記者。特於此前述聖言所緣。

起。是爲子張學干祿而發也。然子張於爲學之際。有干祿之萌。初未見於言詞問辨。亦未形諸動作云爲也。此則聖人觀人之深。誨人之密。隨所體驗而導以切己之方也。後來讀論語。動輒謂子張務外。然聖門弟子倘有偏隅之失。卻非聖人不能針指耳。首句記聖言所緣起。非子張問也。集注載程子說。若顏閔則無此問。豈以爲子張所問耶。秦伯篇三年學章。亦載楊氏曰。子張以干祿爲問。未審朱子何以不加別擇。

陸釋孝子如字。一本作孝乎。是古本作孝于也。孝于則必不可爲句矣。漢熹平石經。愚嘗親見宋越州石氏摹拓原本。確是于字。非僅據洪氏隸釋也。包咸注。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自白虎通。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晉書夏侯湛傳。潘岳閑居賦。陶潛孝傳。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俱引此作孝乎。惟孝是則古本雖于乎二字間有不同。而孝乎惟孝四字爲句。則無疑也。今以書云孝乎爲句。本於伊川先生之說。然以文法論。則閔氏若璩謂此與禮記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按洪氏隸釋。載石經論語殘碑末云。蓋肆乎其肆也。此引之。當云漢石經。不得謂之漢語。韓文醇乎其醇。相同。此說得之。若以義理論。則書云二字。貫下三句。孝乎惟孝。深致贊美之義。與下二句相生相貫。亦較單一乎字虛喝作冒爲得味也。愚豈敢妄議程朱乎。

古注每有拘牽本文近泥滯者。至若子張問十世可知。孔安國訓曰。文質禮變。此說得之矣。雖文質字未免有意逆探聖言。然義亦不害也。蓋聖門弟子所研討者。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大要所問不出政典禮制。

之大端耳。豈有間及十世之國祚修短者乎。當以孔氏爲定解也。朱注雖於子張問十世未明言所問何義。而末云。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則亦似不主孔安國說矣。竊謂聖人此言平正切實。似不必以識緯數術相對言之。

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本馬融說也。陸氏釋文申之曰。三綱。謂父子夫婦君臣。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三統。謂天地人三正。按陸釋三統。謂天地人三正。此語最有斟酌。不云謂天地人三統也。所言三統者。則指夏殷周三朝改正朔之規制。故虛渾言之。不云三正。而云三統。可也。若既以天地人實之。則漢制黃鐘爲天統。林鐘爲地統。太簇爲人統。是爲三統。下文乃云。其於三正也。子爲天正。丑爲地正。寅爲人正。據此是丑可以言地正。而不可以云地統矣。邢疏乃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爲人統。殷則損益之。以十二月爲正。爲地統。下又援書傳略說。天有三統。下又詳云。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建丑之月爲正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正者。爲人統。而訖未明證丑爲地統之語。出於何書也。

陸氏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翟氏攷異引四書通義曰。孔邢注疏。以下爲句。朱子以升爲句。總之以揖讓二字貫下。翟按。釋注疏文。似以揖讓爲句。而升句下句。而飲句。下字之上。論文法。應更有而字。愚按。翟氏此說。於朱注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正合此間下字。層節。是所謂揖讓而下也。朱注又云。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此則所謂揖讓而飲也。如此說。則是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一揖讓貫下三層矣。雲峯四書通。此處兼載胡氏馮氏二說。胡氏曰。大射之

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于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據胡氏此條。則大射固明言揖如升射。適次反位。所以朱注即本此解下字。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二句。於下字義既合。於揖讓而下義亦合矣。惟是此間有二疑者。一則如此解作揖讓而下。畢竟於聖言須多添一而字。且下字亦不得屬而飲爲句矣。再則大射儀止有四字。無下字。若如此說。則是揖讓而降矣。馮氏曰。升。升堂。下。去聲。降。己也。勝者揖不勝者升堂而飲之。所謂下也。非下堂也。依馮氏此說。則即鄭注所謂勝者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孔疏云。鄉飲酒獻酬之禮。獻者在右。酬者在左。孔疏又云。以辟升者。此皆下字作抑下之義。不特與讓字義合。并且兼寓爭中之讓。於其爭也。君子尤爲切合。又無須添而字於下字之上矣。依馮氏此說。於聖言。不曰降。而曰下。極合。又於下字屬而飲爲句。不須添而字。亦極合。即以朱子集注。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此二語實本大射儀之節次。況下句云。揖不勝者升。朱子初未嘗以下字訓作降下也。定作鄭箋爲句。依馮氏說爲正解。即以文勢論。下字揖讓相配。而飲與而升相配。並非下與升相配對也。翟氏謂揖讓二字貫下三層。乍看似可通。而其實不必耳。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朱子集注：此逸詩也。蓋朱子以此三句皆爲逸詩。朱子或問曰：碩人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也。邢疏：申馬義曰：衛風碩人篇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疏以此文皆言莊姜，自不及朱子通指三句皆逸詩之爲正解也。既爲引詩訓義，必當存詩篇原句之實也。朱子謂章七句，必無多此句之理，是則不知何篇所逸矣。

繪事後素。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邢疏申之曰：言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子夏不達其旨，孔子舉喻以答子夏。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按此注疏之說，即將子夏之問，夫子之答，皆硬坐實禮字，不知禮字乃是子夏因聞繪事後素而始通其說於禮後，所以聖人有起予之歎。若開章問答，先具禮字在內，則何煩子夏通其說於禮乎。此舊時注家不善措辭，古人之拙，類多如此。所以朱子集注不從之也。然而繪事後素之答，與子夏問素以爲絢，則鄭孔之注，實是正解。攷工記：續畫之事後素功。鄭注云：素，白采也。白采二字，於義最精。蓋質素在設色之前者，粉地也。此則素在先而衆色在後也。白采在收功之末者，繪事之素功也。此則衆色在先而素在後也。攷工記所謂功者，卽繪事內之功也。非事前之粉地也。其上文：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又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合此數句。是以青赤白黑謂之章。巧卽皆事也。卽皆功也。則鄭注白采後布之義。乃於事字功字相同也。不特有合於攷工記事功字義也。卽子夏問素以爲絢。爲字亦明白矣。卽聖人答之。謂繪事後素。此後字卽攷工記之功字。卽是子夏所問詩語之爲字。亦明白矣。禮器白受采。乃言粉地在。前是素質之素也。攷工記。繪畫之事後素功。乃言白采後布。是素功之素也。鄭氏攷工記注。白采二字。是此處禮字正喻也。特不應於開章問答時。先明出禮字。是注疏之迂滯耳。知爲字事字之相成。乃愈見後素後禮之相證。愚豈敢妄自異於朱注乎。已於周禮附記詳之。

集注云。竈雖卑賤。卑賤二字。蓋偶對上句。與有常尊之尊字言耳。竈在五祀之一。非卑賤也。此與謝氏說非以取禍。皆非朱子注義深指。讀者勿泥。

射不主皮。疏全引周禮天官甸裘注文。辜陸釋。諸允反。本亦作準。浮梁鄧菽原傳安。辨射不主皮。章集注甚允當。此只在辨皮與革不同。主皮與貫革不同。主皮是射中所張獸皮。貫革是穿甲鎧。禮射與武射之不同。卽引鄉射記。禮射不主皮一條。樂記散軍而郊射一條。已明白矣。末引皇侃說。周衰射者無復威儀。惟競取主皮之中。孔子傷今思古。只爲習禮射者不重容體節奏。幾與力射無別。非惡其主皮也。此說得之矣。朱子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又言孔子解禮之意如此。讀者誤會。遂若以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似禮字作一讀矣。蓋必先知禮射二字相連爲讀。則注引樂記散軍而郊射句下。刪去麋首騶虞二句。亦若於禮射二字未深體會者。故致貫革與主皮相混爲義。以主皮之中誤爲貫革。遂以不主皮誤爲中也。解

此章者。總須以禮射二字爲眉目。則一切牽混。可釋然矣。聖言慨想古道。則其指禮射不待言。是以首句不須明言禮射。直言射不主皮耳。集注既引散軍郊射一條。故不得不附記於此。實則散軍郊射一條。似不必引入。

定公問。君使臣。臣使君。兩平對言。孔子答。亦兩平對言。集注尹氏說。本之邢疏。然非本文所有。

哀而不傷。陸釋。哀如字。毛詩箋。改哀爲衷。按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害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陸釋。哀。前儒並如字。論語。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孔疏。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據此。則孔穎達。陸德明。皆以哀字爲正。陸氏釋文引詩箋。衷字者。非從其改也。又按詩序此文。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論語樂而不淫。句義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害之心。此三句。則論語哀而不傷。句義也。後漢書皇后紀。論哀窮寃而不淫其色。亦以下三句合爲一句。義可證也。鄭好破字。其改爲衷者。不可從也。然詩序此數語。實卽論語此章之注腳。所謂無傷害之心者。勿泥鄭說可矣。要以詩序言。是關雎之義。自以詩義爲主。朱子謂審音者。特附及之。非以言音爲主也。後來講家引集注。及於審音。遂以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言之。則牽滯矣。又詳具後條下。

告朔餼羊。劉生台拱翻駁舊說。謂告如字。不音古篤反。其說曰。此是天子頒告朔於邦國。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乞也。謂乞與也。言天子使人告事於諸侯。而諸侯以此特羊禮天子之使。幽王以後。不告朔。

於諸侯。而魯有司猶循例供羊。此其說謂餼羊是天子頒告朔之事於諸侯。諸侯以特羊禮天子之使者。審如此。則餼字乃自上致下之禮。羊字乃自諸侯禮天子使之羊。是餼羊二字文義不得通矣。若就所云餼乞與也。則是自天子致於諸侯。如賑贍賙贈之類。則此羊字豈亦常屬天子致於諸侯之羊乎。而又云魯有司循例供羊。是明自蹈於不通矣。此其於事理文義皆必不可通者也。劉生又云。鄭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鄭此言出於公羊。公羊曰。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至文公末年。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以意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此條尤荒謬之甚。竟似專看朱子論語注。而未讀論語注疏者。論語注鄭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疏云。即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何嘗如劉所云專指十六年夏五月四不視朔乎。且文公六年閏月不視朔。左傳及杜注已詳之。即論語疏亦全引杜注語。而何云出自公羊乎。况即公羊所謂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此二語亦本自明白。蓋有六年之因閏不視朔。又有十六年之因疾不視朔。則此後之踵相怠惰。皆視諸此矣。孔疏亦云。於後不告朔。不復書之。蓋以閏月不告。其譏已明。故於後不復譏之。此正是不書之書也。焉有所云大惡諱小惡書存其少沒其多者乎。以特羊告祖廟。故餼羊二字連屬爲文。若果餼出天子而羊出諸侯。則二字不得連文矣。况有鄭曰。牲生曰餼之注。况有鄭曰。人君每月告朔於廟之注。於義理無可疑。於事實無可證。而必分爲二層。曰餼指天子致諸侯。羊指諸侯禮天子之使。以自蹈於不通。又置春秋傳杜注而

旁引公羊。又誣公羊爲虛造。種種妄說。無一而可。劉生。予門人。其爲人醇正篤實。纔館京師。時來吾齋。討論經義。聲聲不倦。此卷後子所雅言一條。卽採用其說也。辛未四月。始得見其遺書二卷。雖太略。然子所雅言一條。實精確不可易。至於關雎樂而不淫章。以注中寤寐反側之憂。似不甚切合哀字。因謂此關雎者。乃樂章之關雎。猶言關雎之亂。此詳關雎之亂條下。指其樂。非指河洲一詩。則哀而不傷句。應指卷耳章。劉生原條內。樂指關雎葛覃。愚按似不必牽及葛覃也。此說欲圓哀字。似可以備參者。然本文究只關雎二字。自當以其詩言。非若關雎之亂。文王之三。明有亂字。樂字者比。是。以其說雖似有所見。而未敢採之。至若此餽羊一條。則有心立異。何可以不辨乎。關雎哀而不傷。哀鄭改衷。固非。至若劉生援關雎之三。文王之三。皆舉樂章之首二字。因謂此指樂言。此正足以傳合俗塾講章。專指音言之謬。此說不可從也。聖言提說關雎。自是指河洲本篇言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同在一詩之內。而反覆咀詠。皆適得性情之正。所以兩個而不字最可味也。若哀指卷耳。則非其義。此泥於不永傷句。以妄生歧說耳。哀窮窶。無傷善之心。毛傳。王肅說。與朱子集傳。並當善會之可矣。凡先儒舊說。苟非在我實有確據。而在彼實有違礙者。乃不得已而擬訂之。否則萬勿執己見以妄改。此亦所謂利不什者不變法也。劉生積學一生。其書半遭水火。今有偶刊二卷。豈忍指摘之。然近日攷訂家。恐或有援彼說者。故姑就其必應說者說之。而其餘諸條不具贅耳。

卽以劉生所云。告如字。謂是天子告下。非諸侯告上也。故不欲讀爲古篇反。不思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